

**MES**

*Marine Education Studies*

**MES, Vol. 1, No. 2, 2025, pp.155-167.**

**Print ISSN: 3078-316X; Online ISSN: 3104-5057**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hyjyyj.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MES.25.2.11](https://doi.org/10.64058/MES.25.2.11)**



## 构建人海和谐海洋文明：基于中华哲学理念的主张

郭奇林 (Guo Qilin)

**摘要：**新世纪以来，围绕海洋利益的国际博弈不断加剧，凸显出中西方在海洋利用与人类永续发展价值观及路径上的根本对立，也警示着文明转型的迫切性。本文聚焦当前海洋利益争夺日益激烈的现实，深入剖析中西方在海洋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上的差异，提出应以中华“天人合一”哲学理念为核心，推动构建人海和谐的世界海洋文明新秩序。

**关键词：**海洋问题；天人合一；博弈；和谐永续；中华哲学

**作者介绍：**郭奇林，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民国史、近代中西方海洋史。电邮：gql236@126.com。

**Title:** Building a Harmonious Marine Civiliz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 Ocean: Exploration and Proposals Based on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bstract:** In the new century, the game surrounding maritime interests has intensified, highlight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erms of values and approaches regarding marine utiliz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o fundamentally re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and eliminate the old destructive maritime utilitarian pattern dominated by the West, we must start by promoting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With culture taking the lead and guiding through cultural strength, we can help build a new world maritime civilization order characterized by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the ocean.

**Keywords:** maritime issues;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game; harmony and sustainability; Chinese philosophy

**Author Biography:** Guo Qil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Ph.D., Master's Supervisor.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Sino-Western Maritime History. E-mail: gql236@126.com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71%，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物质基底与精神载体。从《尚书》“和生合德”的天人观到《周易》“保合太和”的宇宙观，中华先民早已构建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海洋伦理。（史少博，2025）党的十八大以来，“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战略推动人海关系进入新维度，但仍面临生态退化与文化断层的双重挑战。当前学术研究正通过跨学科融合挖掘传统智慧的当代价值，如王日根提出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三重逻辑”（张清俐、陈琳琳，2025），修斌强调人文与海洋科学的交叉创新（修斌，2024）。本文立足典籍溯源与学术前沿，以“天人合一”为中心简要阐释人海和谐的文化基因与实践路径，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 一、海洋问题的现实困境与文明转向的必要性

21 世纪以来，国际海洋利益博弈持续深化，全球范围内海洋与环境破坏事件频发，暴露出西方功利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2011 年 3 月，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梯次向海排放核污水，2023 年 8 月，更是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肆意大规模排放，严重威胁了整个世界海洋生态圈的安全。但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方面纵容这种行为，另一方面亦加入这一破坏行列。2020 年，加州大火排放了 1.27 亿吨的温室气体；2021 年，美国的俄勒冈州大火烧毁了 1 600 平方公里的土地；2022 年，北溪海底油气管道被炸，瞬间释放了 4000 万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让中国半年的光伏减排成果直接归零；2023 年夏天，加拿大森林大火持续烧了 5 个月，向大气排放了超过 10 亿吨温室气体，体量相当于中国全年新能源减排量的 10 倍。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欧美国家对山火的“放任自流”和对大型输油管道的蓄意破坏。与此同时，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德、英等国重启煤电计划，美国环保署更是取消了燃煤和燃气电站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此前西方媒体还指责中国煤电污染，转身却称治理空气污染可能导致气候变暖。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此类行为，不仅违背国际海洋法规和全球气候协定，更引发世人对国际和平与可持续未来的深切忧虑。

21 世纪的海洋文明具有双重内涵并面临严峻挑战。与西方破坏性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使合作主义逐渐成为国际政治新趋势。因此，我们有理由将 21 世纪视为海洋文明的世纪，其依据主要有二：一是陆地资源日趋枯竭，迫使人类在未来更加依赖海洋资源，而这种依赖可能重蹈陆地资源开发中的覆辙；二是在以海洋为焦点的新的竞争环境中，如何实现广泛合作，避免陷入“零和博弈”（冯·诺

依曼, 1950), 乃至“负和博弈”的困境。前者关乎资源有限性下的合理开发利用,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除了开发月球、火星这类不切实际的想法, 唯一可行的就是立足现有, 努力维护海洋生态资源的良性平衡, 使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生物圈的净化与更新同步。用中国古老的智慧语言总结就是“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 共生而不是相反。后者涉及利益平衡, 旨在通过和平利用海洋、推动国家间海上合作, 避免因经济利益争夺导致海洋生态破坏, 构建一种“人海和谐”的文明形态。实现该目标需全球共同努力, 尤其需西方社会深刻反思自近代以来所主导的发展模式。即构建新的海洋文明观, 需要中西方智慧的凝聚。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中“人海和谐”的思想溯源

### (一) “和合”哲学：天人关系的海洋投射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 其“天地氤氲, 万物化醇”的论述构建了宇宙共生图景, 将“和”界定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本质联系。这种思维直接投射于海洋认知, 如《周易·彖传》曰:“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 强调海洋资源开发需遵循“各正性命”的生态法则, 与当代海洋保护区建设理念高度契合。《尚书》进一步将天人关系细化为“和生”与“合德”二元维度——“协用五纪”要求人类通过观测海洋潮汐与星象节律调和生产活动, “燮理阴阳”的官职设置则体现对海洋生态的制度性守护(张立文, 2016)。

先秦诸子对海洋“和合”的阐释更具实践色彩。《管子·八观》提出“江海虽广, 池泽虽博, 鱼鳖虽多, 网罟必有正”, 明确海洋捕捞的“度”与“则”, 其“取之有度”原则被《海晏河清 人海和谐共生之路》列为传统人海智慧的核心要义。文本考据发现, 明代《海道经》中“避鱼育期、禁烧海藻”的记载, 与现代《海洋环境保护法》“禁渔期”制度存在内在逻辑一致性, 为传统智慧的法律转化提供了实证(修斌, 2024)。《淮南子·原道训》“鱼不长尺不得取, 鳖不期年不得食”的记载, 印证了古人对海洋生物生长周期的尊重, 这种“时禁”制度比西方生态伦理早两千余年。

## （二）民俗文化：海洋崇拜中的生态伦理

妈祖信仰作为中华海洋民俗的核心载体，其“护国庇民”的内涵本质即是人海关系的伦理化表达。妈祖信仰具有从“护航救险”到“生态守护”演变的逻辑：宋代以来渔民祭祀妈祖时“禁滥捕、禁弃幼”的习俗，逐渐形成了自发的渔业资源保护机制。

渤海国贝丘遗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了传统实践的科学性。该遗址出土的贝类遗存显示，先民仅捕捞体长超3厘米的成贝，且避开繁殖期作业，这种“空间分享”智慧与当代海洋牧场“轮捕轮放”模式异曲同工（[福建省文物局，2024](#)）。此外，如鱼汛谚语，“春过三天鱼北上，秋过三天鱼南下”（[山东省海洋文化研究院，2022](#)），体现了对海洋节律的精准把握，成为民间传统海洋知识体系的活态传承。

简言之，中华传统文化“人海和谐”的思想呈现“哲学引领——实践落地”的双重维度：一方面，以《周易》“保合太和”、《尚书》“和生合德”为核心的“和合”哲学，构建了“天人同频”的宇宙观与“取之有度”的开发原则，为海洋伦理提供了思想内核；另一方面，涉海民间信仰的生态化演变，例如，贝丘遗址的实践活动以及鱼汛谚语的活态传承，可见中华先民已将抽象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民俗规范与生产智慧，形成“理念—制度—实践”的完整闭环。传统思想中“顺天应人”的生态观、“时禁轮捕”的实践经验，恰是现代海洋治理中“生态优先”“可持续开发”理念的古老源头，亟待通过学术转化来实现古今智慧的对话与融合。

## 三、中西文化互动：海洋文明观构建的核心维度

海洋问题既是全球性问题，更是“中西问题”，其深层根源在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海洋权益的争夺表面是一个经济问题，解决却需从政治入手，而政治政策本质是思想文化的延伸。因此，构建新的海洋文明观，基础在于文化思想的重建。为何聚焦中西文化？20世纪80年代，季羨林在《古代穆斯林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文中讲：“人类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尽管已经创造大大小小许多不同的文化；但是，从宏观上来看，人类文化只能分为东西两大体系。”（[季羨林，1997](#)）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一直没有改变。故而我们讨论全球性经济、政治问题，始终绕不开“中西”这一主线。

文化是海洋问题的深层动因。海洋权益争夺看似是经济问题，根源却在于思想文化。西方虽在经济与技术方面占据优势，但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导向导致

全球生态危机与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严重。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其晚年《文明的危机》中抨击整个西方文明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他指出：西方社会在给人类带来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文明的危机，使人的价值观迷茫、精神失落以及生态和环境的恶化（泰戈尔，2006）。乔建新进一步指出，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将道德从政治中剥离后，西方文明的问题愈发凸显：“资源的浩劫、生态的破坏、军备竞赛、核武器的扩散、地球毁灭的危险，以及贫富差距的加大等”（乔建新，2008），皆是其后果。西方文明的局限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虽拥有经济与技术的资源，但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文化价值取向，导致全球生态破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当今西方文明的代表当属美国，美国文化和行为观念的核心是实用主义。需要检讨的是，将实用主义哲学作为政治观念，缺乏道德原则，片面且目光短浅。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视国家信誉与国家形象于不顾，大肆推行单边主义政策，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撕毁反导条约、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反恐实行双重标准等等政策，都是政治实用主义的病症，亦是缺乏道德原则的体现。“美式道义”看似宣扬“自由、平等、人权”这样的“普世主义”构建的“权力”，但本质是“实用主义”，更强调“权力和利益”，“义务和道德”则可以随时丢弃。这种强调“权力与利益”、忽视“义务与道德”的价值观，是近代西方人文与科学分裂的主因，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其极端表现。

构建可持续海洋文明观，亟须推动中西文化与价值观的互动。从18世纪末工业文明开端到目前短短200多年时间里，全球生态环境大部分受到破坏，从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圈、大气圈，到含有能源矿产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地质圈无一幸免。尤其是占全球4/5面积的海洋生态圈，由于无节制的开发，使大片海域受到污染，海洋的气候调节功能受损，对污染的净化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从低端的海藻和珊瑚到高端的鱼类、哺乳类，海洋生物物种大量死亡，生物链开始断裂；海洋渔业日渐萎缩；厄尔尼诺现象成为常态；海平面上升对低地国家造成严重的侵蚀；极端气候天气频仍；地震和海啸频发，给人类造成重大的伤亡和经济损失等等。实用物质主义导向下的人类生存现状让我们看到：物质文明并非全能，它所给出的答案远非人类发展的真谛；要想走出西方实用主义功利价值观主导下的发展困境，须向东方古老的人与自然和谐的道义价值观寻求援助。正如罗素在《东西文明比较》中所言，文明需要互动，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原始本能（罗素，1996）。实用物质主义下的发展模式已显局限，唯有借鉴东方“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才可走出当前困境。

## 四、“天人合一”：新海洋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西方在自然观上存在根本分歧。西方主张“征服自然”，将自然视为对立面、敌人；东方则主张“天人合一”，视大自然为亲属朋友，强调人要与自然“合一”，和谐一致。季羡林指出，“中国的思想基础显然就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而西方则处在对立面上”（季羡林，1995）。中国思维模式是平衡性、全面性的，西方则倾向于对立思维。《中华思想大辞典》将“天人合一”视为中国古代哲学基调，如《周易·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2009）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2016）就是讲人与自然无所违。印度“梵我如一”（季羡林，1995）理念也体现了类似追求。所谓“与天地合其德”，强调“道法自然”，这些智慧跨越文化界限，展现出人类对自然和谐的共同向往。

“天人合一”应成为海洋资源和谐利用的核心价值观。该理念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因其切中当今生态危机的现实关切。海洋是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自远古时代至15世纪，人们利用海水制盐，泛舟捕鱼，靠海吃海，就近航海以通便利，而海洋也给予了人类最宽广的胸怀，调节四时雨水，吸纳万水千川，这一生动和谐的画面持续了数千年。但工业时代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对海洋的利用不断深化，海洋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人海和谐”局面受到破坏。首先是大量陆源污染物被倾泻入海，包括生产生活污水，石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等。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统计，每年由于人类活动而流入海洋的石油约1000万吨；海洋每年接收25000吨多氯联苯，25万吨铜，390万吨锌，30万吨铅；全世界每年生产的5600万~9000万吨的汞，约有5000万吨最终进入海洋，对海洋生物资源和渔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害。其次是人口趋海移动造成海洋环境危机加剧。目前世界60%的人口居住在离海岸100公里的沿海地区，人口1000万以上的16个大城市有13个属于沿海城市，每天有3000多人移向沿海地区。大量人口聚集直接造成近海污染，水质下降，赤潮剧增，同时也威胁着沿海城市人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此外，过度开发更导致海洋结构性破坏。如海底石油泄漏，放射性物质大量裸露，以及近年频发的大型运油船舶泄漏事件，给海洋生态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这些人为因素导致的海洋危机，正从沿海向深海蔓延，若不遏制，或将酿成人类史上最严重的悲剧。终结此自毁式发展，必须对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进行深刻反思。

人类需重新审视与海洋的关系，意识到自身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任何单向索

取终将招致自然反噬。西方文明的教训警示我们，割裂与自然母体的联系终难持续。而中国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和谐发展指明方向，并持续践行于生产与生活之中。

## 五、“天人合一”：人类和谐永续的路径

“天人合一”不仅要求人与自然建立良性关系，也要求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和谐共生”。二战后，为了协调争端，避免战争而建立了联合国，但实践中联合国的作用是很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和出台，围绕海洋利益的争夺加剧，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呈现出无政府无节制状态，最终也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状态。作为联合国宪章和海洋法公约的积极倡导国，我国一直坚持和推广如下原则，即和谐的国家关系是生态保护的保障，而良好的生态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基础。因为和谐的“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础和依靠。反过来，“和谐共生”的国家关系和人群关系，则可以为这一基础免遭破坏提供更好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前者是后者的依靠。

当前，构建“和谐共生”的海洋文明面临多重挑战：沿海、近海区域所谓黄金地带的开发；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边缘资源的争夺；公海、深海区域科学与资源开采争夺；海岛、岛礁争夺；海峡、地峡等出海出洋通道的控制与反控制间斗争；主要航道军事活动和斗争；全球层面的主要海上军事强国战略威慑形成的介入威胁，以及造成全球性的石油污染、核污染以及大气污染等等。这些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加剧了海洋环境因竞争而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恶化，另一方面使得海洋成为军事存在为前提的利益博弈场。形势迫切要求各国通过协作实现海洋权益共享与维护，但现实中利益纠葛易引发冲突甚至战争，在高科技时代，这直接威胁人类与地球安全。

博弈论为解决此类矛盾提供了思路：最佳方案非“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是“合作博弈”，即各方让步、共同受益。欧佩克（OPEC）的成立与运作即为范例，通过协调产油量与价格，维护成员国利益。1960年9月，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委内瑞拉等主要产油国在巴格达举行会议，共同商讨如何对付西方的石油公司，如何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石油收入，欧佩克（OPEC）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后来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一些产油国家也纷纷加入进来，他们都想通过这一世界最大的国家性石油组织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欧佩克成员国遵循统一的石油政策，产油数量和石油价格都由欧佩克调度。有时候国际油价大幅增长，为保持出口量的稳定，欧佩克会调度成员国增加产量，将石油

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同样，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时候，欧佩克会组织成员国减少石油产量，以阻止石油价格继续下跌。（丛林，2013）欧佩克的协调机制克服了“囚徒困境”危机，使产油国利益均得到了维护。但，协调全球海洋利益，其复杂程度远非欧佩克几个国家合作可比，现实中我们更看到欧佩克的石油政策深受西方大国的干涉甚至左右。联合国的协调更需要具体国家的配合，尤其是海洋强国的支持。而海洋强国推行“霸权主义”则在事实上否定了联合国作为人类最后协调的权威性。“合作博弈”为解决海洋权力争夺提供了借鉴，但“强权即利益”的西方政治价值观，让这种“合作”罩上了殖民主义时期那种“掠夺”“贪婪”“自私”的阴影。这种带有特殊政治目的的合作，不仅没有让海洋文明走向“和谐”的一面，反而日趋紧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战后亚洲国家的兴起，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美国调整海洋战略，推行“近岸介入”与先发制人打击，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海洋矛盾。

西方在文化、政治价值观上的一元排他性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西方文明诸要素的核心是基督教信仰，以及由功利主义和“强权”演化来的“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排他性。由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战争持续了六个多世纪；由于极端民族主义和利益的纷争，西方列强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二战进行了八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冷战进行了四十六年；巴以冲突经年历世；当前俄乌冲突业已持续三年。正是这种以宗教的信仰以及“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主导意识，左右了世界近代与现代的历史。

历史已证明排他性价值观的弊端，新时代唯有“和谐共生”才能维护和平、实现人类利益最大化，中国的践行成效显著：

强调“多元”而非“单一”，从文化传承上进行系统推动。“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就是各有所得，而不是鱼死网破。它的核心是实现文化和利益的“多元”。从文化形态到政治形态，从政治形态到社会经济形态，“多元”并不仅仅意味着竞争，它更是人类创新和发展的源泉。如在顶层设计上，将《尚书》“燮和天下”的天下观融入海洋强国战略，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在理论研究上，深化“和合”思想的现代阐释，设立“传统海洋智慧数据库”；在教育普及上，推动大中小学海洋文化课程一体化，如开发“贝丘遗址研学”“妈祖文化实践”等特色项目。山东的实践提供了鲜活样本。该省实施的“海洋文化遗产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技术还原蓬莱水城的军事防御与渔业管理体系，将《管子》“以海富国”思想转化为“蓝色粮仓”建设实践，2024年海洋牧场产量同比增长12%；海上风电累计总装机规模达542.4万千瓦，居全国第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持续聚

力，2024 年增加值较 2020 年增长 24.5%；建成海水淡化工程 53 处，日产规模达 86.71 万吨（[自然资源部，2025](#)）。印证了文化赋能的实践价值。

着力实现生态保护的制度传承和创新。强调“道德与义务”“天人合一”，目标是实现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如传统“时禁”制度在现代的转化成效显著：《海晏河清 人海和谐共生之路》记载的“渤海国贝丘保护经验”，启发了当代“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设计——借鉴先民“空间分享”智慧，我国在南海设立 69 个海洋自然保护区，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后，大黄鱼种群数量十年间增长 3 倍。2025 年实施的“可燃冰绿色开采计划”，便融入了《周易》“适度取予”的生态伦理。

践行“人海和谐”，我国成绩斐然。为达成“人海和谐”生态目标，中国从系统上坚持重点攻坚与系统治理并举，陆海统筹、河海联动，不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如对渤海的综合治理：

渤海是中国的半封闭型内海，海水交换能力差，自净能力不足。2018 年起，中国开启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通过整体部署，以环渤海“1+12”城市为重点，紧盯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入海河流“消劣”、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滨海湿地及岸线整治修复 5 项核心目标，协同推进“污染控制、生态保护、风险防范”重点任务。经过三年攻坚，渤海综合治理核心目标任务全部高质量完成，初步遏制了渤海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推动渤海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2020 年，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面积比例达到 82.3%，较攻坚战实施前的 2017 年大幅提升 15.3 个百分点，环渤海 49 条入海河流国控断面全面消除劣 V 类水质，共完成整治修复滨海湿地 8891 公顷、岸线 132 千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4](#)）水质变迁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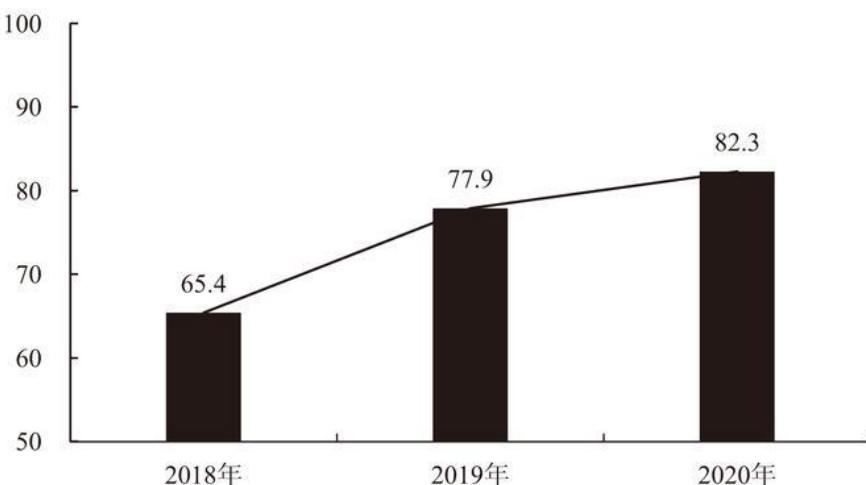


图1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期间渤海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

例如对入海河流的治理：

海洋环境问题表现在海里，根子在陆上。中国采取有力措施，推进陆源污染协同治理，管住污染物向海洋传输的关键通道，降低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的整体压力。经过治理后水质断面变迁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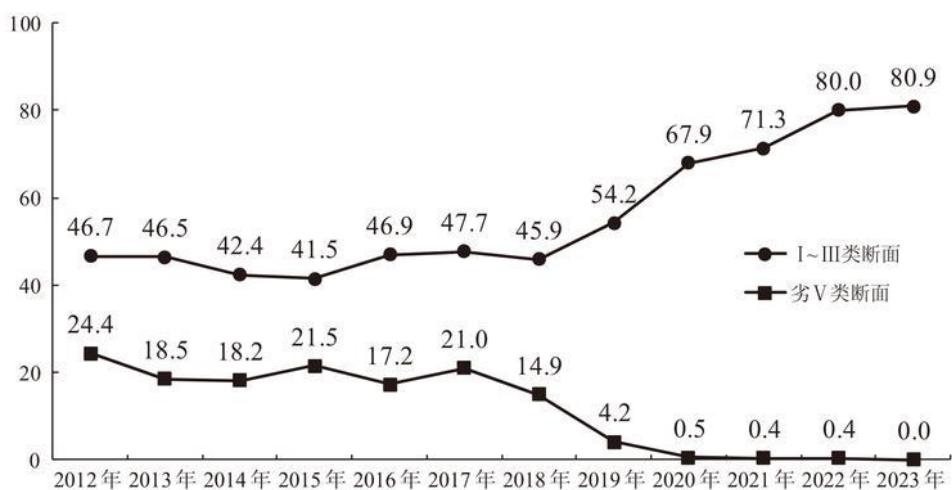


图2 入海河流国控断面不同水质类别断面占比(%)

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排查入海排污口5.3万余个，完成入海排污口整治1.6万余个，对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4)。在国内治理的同时，我国广泛开展了对外援助培训。2012年，中国启动“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为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45个国家培养超过300位海洋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为发展中国家培养青年海洋科学人才和管理

人才。向泰国、柬埔寨、佛得角等多个国家提供海洋空间规划、海洋经济规划、海平面上升评估等方面技术援助。举办《伦敦公约》及 1996 年议定书海洋倾废管理技术研修班，面向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传播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与技术。此外，建成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国际海洋学院—中国西太平洋区域中心、IOC 海洋动力学和气候培训与研究区域中心、全球海洋教师学院天津区域培训中心等多个中心，打造发展中国家海洋教育、培训和公众海洋意识培养平台。举办各具特色的培训班，积极分享海岸带综合管理、海洋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知识和实践经验，每年约培训 500 人，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科研人员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技术能力作出积极贡献。为深化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中国力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4）。

## 六、结语

以“天人合一”观为核心构建人海和谐海洋文明，本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创造性融合。从《周易》“保合太和”的宇宙观到“蓝色梦想”的当代实践，从《尚书》“和生合德”的古训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传统智慧始终为文明演进提供思想密码。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呼吁道：“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该宣言是“天人合一”和谐观因应人类变迁的一种国际性表述，其精神内质是“包容”，追求“和谐”“和平”和“共赢”，是对一元化和排他性价值理念造成的破坏和分裂的积极补正。

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这一观念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201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集 70 余个国家的 250 余位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污染的三大全球性环境危机进行评估，提出通过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转型应对挑战，强调只有采取积极且包容的行动才可实现环境目标改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这是人类理性权衡后的必然回归。中华“天人合一”哲学不仅为修复人与自然关系提供智慧，更能推动国家间“和谐共生”，是构建人海和谐、永续发展的世界海洋文明秩序的核心指引。

总之，“天人合一”哲学不仅是中国哲学的精华，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是应对当代全球生态与海洋危机的根本出路。在海洋资源争夺乃至引发地缘政治斗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回归和谐共生的文明理念，才能实现人类与海洋的永续共存。“天人合一”中华哲学理念所包含和倡导的“仁民爱物”“道法自然”“天

下大同”等思想，为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以中华文化引领世界，践行“和谐共生”的多元文明发展道路，新的海洋世纪必将为人类开启更加光明的前景。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Guo Qili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5-0148-8436>

#### References

- “海洋梦”系列丛书编委会(2015):《海晏河清 人海和谐共生之路》,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32-35.  
["Ocean Dream" Series Editorial Committee (2015). *Sea Peace and River Clarity: The Path to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the Ocean*.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32-35.]
- 顾迁注 (2009):《淮南子·原道训》,中华书局: 45-46.  
[Gu Qian (2009). *Huainanzi · Yuandao Xun*. Zhonghua Book Company: 45-46.]
- 丛林 (2013):《博弈论大全》,中国华侨出版社.  
[Cong Lin (2013). *Complete Game Theory*. China Overseas Chinese Press.]
- 福建省文物局 (2024):《保护试点报告(2024)》,福建人民出版社:62-65.  
[Fujian Provincial Cultural Heritage Bureau (2024). *Pilot Protection Report (2024)*.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62-65.]
- 郭奇林(2025):“近代中西方海洋文明发展特点与模式的历史检视”,《海洋教育研究》(1):1-10.  
[Guo Qilin (2025).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ls of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time Civilizations.” *Marine Education Research* (1): 1-10.]
- 国家文物局(2023):《渤海国贝丘遗址考古报告(2019-2022)》,北京文物出版社: 78-81.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2023).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he Shell Mound Sites of the Bohai State (2019-2022)*.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78-81.]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4年7月11日):“《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 <http://www.scio.gov.cn/gxzt/dtzt/2024zt/zghysthjbbps/index.html>.
-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4-07-11).  
“White Paper on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http://www.scio.gov.cn/gxzt/dtzt/2024zt/zghysthjbbps/index.html>.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11月2日):《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universal-declaration-cultural-diversity>.
- UNESCO (2001-11-02).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universal-declaration-cultural-diversity>.

- 季羨林、张光璘(1997):《东西方文化议论集》(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
- [Ji Xianlin, Zhang Guanglin (1997). *Discussions o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Volumes 1-2)*. Economic Daily Press.]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全球环境展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版社: 24-126.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9). *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UNEP Publishing: 24-126.]
- 乔建新(2008):《超越西方：文明的变革》,世界知识出版社.
- [Qiao Jianxin (2008). *Beyond the We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World Affairs Press.]
- 山东省海洋文化研究院(2022):《中国沿海海汛谚语集》,山东人民出版社:67-68.
- [Shandong Marine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2022). *Collection of Coastal Sea Proverb in China*.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67-68.]
- 史少博(202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周易》‘和合’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8).
- [Shi Shaobo (2025). “The ‘Harmony Thought in the Zhou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08).]
- 王日根(2018):《耕海耘波》,厦门大学出版社: 12-15.
- [Wang Rigen (2018). *Plowing the Sea and Weeding the Waves*.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12-15.]
- 修斌(2024):“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理念与路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34-40。
- [Xiu Bin (2024).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Marine Culture: Concepts and Paths.”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2): 34-40.]
- 修斌(2024):“明代《海道经》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价值”,《历史研究》(1):98-105。
- [Xiu Bin (2024).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he Ming Dynasty’s ‘Haidao Jing’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Historical Research* (01): 98-105.]
- 张立文(2016):《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92.
- [Zhang Liwen (2016). *The Study of Harmony: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89-92.]
- 张清俐、陈琳琳(2025):“书写海洋强国建设文明新篇”,《中国社会科学报》(5).
- [Zhang Qingli, Chen Linlin (2025).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Civilization of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05).]
- 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处 (2024):《蓝色梦想文化引领计划年度报告(2024)》,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49-52.
- [Liberal Arts Department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4). *Annual Report on the Blue Dream Cultural Leadership Plan (2024)*.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49-52.]
- 自然资源部 (2025):“与海共舞：山东海洋强省建设成果综述”, 2025-02-28.
-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Dancing with the Sea: A Summary of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a Strong Maritime Province in Shandong.” 2025-02-28.]